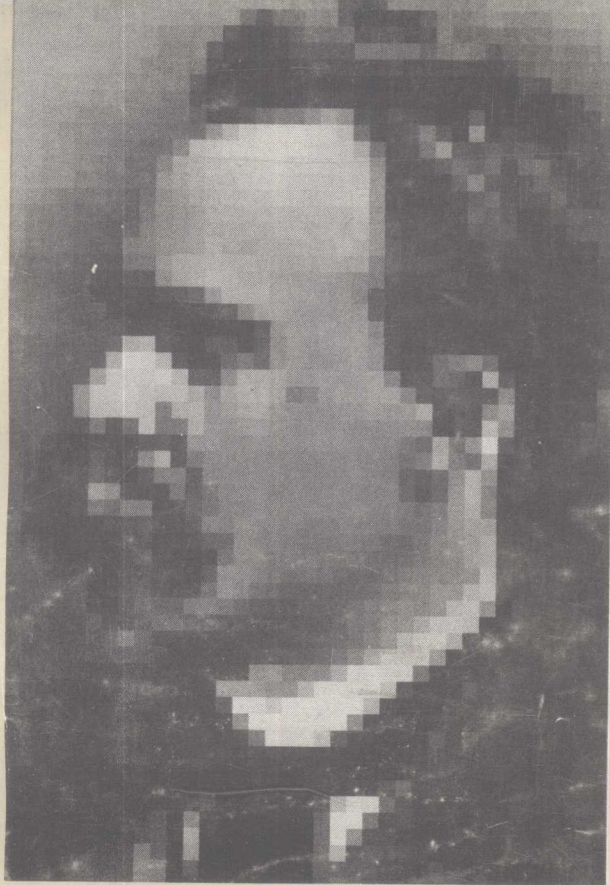


NIETZSCHE TRANS. BY AN YANMING WORLD MASTER THINKERS



---

# 尼采

---

〔丹麦〕乔治·勃兰兑斯 著

安延明 译

# 尼 采

---

[丹麦] 乔治·勃兰兑斯 著  
安延明 译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李 河

责任校对:马玺平

封面设计:张 强

版式设计:魏 祥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尼 采**

[丹麦]乔治·勃兰克斯 著

安延明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艾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照排

中国建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1992年 8 月第 1 版 1992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36×965 毫米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11 千字 印数:1—3500 册

ISBN 7-5004-1351-3/B·287 定价:4.80 元

George Brandes

**FRIEDRICH NIETZSCHE**

Translated from the Danish by A. G. Chater

William Heinemann London 1915

---

本书据威廉·海尼门公司 1915 年英文版译出

---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

主 编：张晓明

副主编：章建刚

编 委：安廷明 孙乃修 刘 继

李 河 李鹏程 张晓明

何明虹 章建刚

美 编：张 强 杨永德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

## 编者献辞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有关编辑富于勇气的决定，《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从1985年到1992年，《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断断续续出版了36本。在编辑这套文库时，我们出于整体上的考虑收入了其中31种，并全力推出29本新书，形成了目前的规模。文库包含6个函套，每个函套中的10本书大致是依照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年代编定的，读者在阅读之后或许会对某个思想时代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此次未被编入文库的5本思想传记，无论就传主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就译文的质量而言，都丝毫不比目前这60本逊色，它们是：《柏克》、《亚

当·斯密》、《赫尔岑》、《托尔斯泰》和《福泽谕吉》。

值此文库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1985年7月，我们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曾设想“在三至五年内出书百本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想法过于浪漫了。主观的愿望和努力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面前总是要脆弱一些，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套丛书的命运：起初，《尼采》和《叔本华》等书在某家电视台的画面上被归入“黄书”一类；其后，理论图书市场的滑坡又几乎使这桩事业半途而废。因此，在推出《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的时候，我们几乎无暇为这个国内数十年来第一套大型思想传记丛书的最终出版而感到庆幸，我们更意识到：这套丛书的遭遇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并且它似乎还很难在世纪的转折之前有根本的改善。

经济的繁荣是世纪末的主题，这对于我们这个饱受一穷二白之苦的民族来说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同样现实的是，在素有“启蒙运动”之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七十余年中，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还没有塑造出一个能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地位相称的独立学统，这种迟缓的进程在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不

多见的。破坏多于建设，情感多于理性，我们的思想文化总处于一种“无根的”流放状态。且不说这种思想文化的贫困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带来怎样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缺乏理论教化、思想表现和自我意识，那么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只会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过客，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过：“思想即供奉。”我们献给读者的这套《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正是用以供奉思想的一个祭坛。与思想家同在，与人类文明的成果同在，这应是我们民族现代化理想的一个重要内涵。

此时此刻，我们尚无从琢磨新世纪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仍祈盼着它的到来，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旧世纪的结束！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1993年3月13日

# 尼采与勃兰兑斯

## ——译序

—

1948年，美国学者克瑞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在其关于尼采的专著中，曾就尼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做过这样的估价：

“5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尼采的著作，无非出于三个目的，或者说要将其派作三种用场。当然，这三者并不互相排斥。一些人是想从中获得一种能够产生滋补、止痛、振奋和慰藉等效果的美学经验；另一些人对他“在‘现实地’研究人类社会行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他对于一种所谓‘道德自然史’的尝试性勾勒感兴趣；还有一些人则企图从他那里找到某些对于今天看来是一种新的



宗教信仰，即纳粹和法西斯主义信仰的理论支持。”<sup>①</sup>

这是一段很有代表性的文字，我们可以从许多西方学者，例如伯特兰·罗素的有关著述中，看到类似的口吻和提法。

从那时起，30多年过去了，慷慨的大自然又一如既往，为新的观察者们提供了新的眼睛和新的视角。凭借着这一切，我们发现，布林顿先生上列的三种情况，分解地看，统统存在；但合在一起，却成了另外一件证明物。它昭示着这位叙述者的肤浅和狭隘，或者换句话说，它表明，布林顿先生对于尼采的理解完全是皮相的，根本不得要领。

我的眼睛为我呈现出一幅新的尼采肖像。在这对瞳孔里，尼采首先是一位反抗基督教传统，连同全部欧洲近代文明的斗士。他挟带着一股狂暴的飓风，从另外一个角度，即文化的角度，象其同时代的许多伟大批判家一样，闯入那些空虚、胆怯，而又志得意满的欧洲中产阶级，特别是德国中产阶级家中，以其强有力的手，横蛮、甚至残忍地将他们从温暖舒适的鸭绒被中拽起，驱赶进夜幕笼罩下的荒原。在那里，他伴

---

<sup>①</sup> 《尼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英文本，第233页。

着雷鸣电闪，向每一个人大声宣告：近代欧洲文明正经历着一条下降的曲线，并且日趋腐败；如今，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代的门槛，“上帝死了”，从而应该对一切与其有关的价值重新做出估价。应该寻找一块硕大无朋的海绵，吸干这湾腐臭的海水，并以新的思想群山填补上这个巨大的深坑。当然，他不是摩西，也无力引导人们走出苦难的峡谷。他的具体指点往往是荒谬的、甚至十分可笑。但是，他毕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他喝令自己的听众，跟随着他，跨过十几个世纪的颓垣，回到古希腊狄奥尼修斯（酒神）的巨像前，去品味往昔的金酒的清香，追求一种生命的完满和充盈，在自己心中，也在自己的外部，开垦出一片新的田野，迎接“超人”，即与基督教传统正相反对的人的降生。

对于这幅雄壮、酷烈的图景，我如鲁迅先生一样，喜爱它那惊心动魄的批判性的思想闪电，那种为完满的个性而发出的狂呼呐喊；同时，又深深地厌恶那些到处可见的、赤裸裸的、贵族主义的灰暗线条。

## 二

莱蒙托夫曾经说过：“不论什么书，序言总是写于最后而放在最前。”我想，大多数译序的

情况，也是如此。为什么我要翻译乔治·勃兰兑斯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因为，就我所知，在众多的尼采传记中，他的书不仅写作最早，而且极具洞察力。它可以使我们对尼采的独特精神风貌，他那横空出世的思想形象获得一种十分强烈、十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我要写作这篇不短的译序？因为，由于各种原因所致，他对尼采全部思想脉络的把握尚不够准确，因而他的一般描绘也常常失之朦胧和狭隘，有些地方甚至相当不如人意。

1887年，自信已经为德国甚至整个世界提供了“最渊博的著作”的尼采，于四处碰壁之后，将自己的两部书寄往哥本哈根，“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自此开始了他与勃兰兑斯的友谊。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勃兰兑斯是第一批真正参化和了悟到尼采的价值的学者之一。然而，他的认识工具却不是一般哲学家们惯用的逻辑推理法，而是一种艺术家的直觉和感受力。换句话说，他主要不是通过理智，而是通过感官，看到、听到和嗅到了尼采的伟大天才，并从他那堆为一般哲学家们所不齿的隐喻、格言、甚至戏谑中体味出一种澎湃的激情和新生命的萌动。同样地，他的批评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作品本身，而是力图透过纸背，去

把握隐藏其后的人以及由这个人所代表的某种精神。他的第一个反应,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这是一位高层次的思想家”,“他是什么远比他实际做了什么更令人神往”,“他完全值得研究、批判和争论”。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同理,有什么样的叙述者,就有什么样的叙述效果。正是在勃兰克斯那充满艺术灵感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位特殊的哲学家。他的头脑不是一架逻辑的网络,他的灵感也主要不是得自于阅读;他的哲学著作,除了《悲剧的诞生》和《看这个人》<sup>①</sup>外,统统是以一种足以令斯宾诺莎、黑格尔们瞠目结舌的方式,即格言体的方式写成的,不仅书与书之间缺乏总体的构想,而且段与段之间也常常十分松散,带有明显的随意性。这些内容,有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有的则不过是当下的感受和情绪的记录。

勃兰克斯之发现尼采,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首先不是得到自己的同行,而是得到文学家的承认,这似乎是一件逸出常轨的事。然而,无独有偶,叔本华不也是首先得到了歌德的

---

<sup>①</sup> 系尼采自传。语出自《圣经》。彼拉多曾指着将要受刑的耶稣,对众人说道:“看,这个人。”

赏识吗？这一事实的确是饶有兴味的。一方面，它破坏了黑格尔为哲学家们立下的清规，即所谓“哲学家越少将个人感情注入哲学之中，则他的哲学也就越好”。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证明：历史在19世纪末塑造出了一批有古希腊遗风的新型哲学家。他们带着由大工业造成的分裂的心灵，却又瞻望着一种完满的生命，一种与自然溶为一体的极乐。他们是一些名符其实的哲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些真正的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人。

这样，按照勃兰兑斯的指点，我们首先就应该将尼采理解为一位经常处于迷狂状态的艺术家的，并且时刻不忘以审美的态度去品味他的著作。中国画论有“远观其势”一说，以其用之尼采的作品，那是再精当不过了。这是一片初春的草地，它一碧万顷、生机盎然，当微风吹过，你便可以在新绿的起伏中，感受到自然的脉搏以及造化的无穷伟力。当然，如果你执意拘泥细节，一定要象鸵鸟一样，把头扎到每一棵青草的根部，便不难发现，那里横陈着隔年的败叶，湿漉漉的，散发出一阵阵腐臭的气息。然而，你为什么非要做鸵鸟，而不去品味那富有生命力的、美好的一切呢？同时，尼采的著作又如一座乌云密布的穹窿，到处飘荡着不安的电荷。这些因子在不

断集聚着，终于酿成一阵石破天惊的隆隆雷声。在这里，单独的电荷似乎是难以把握的，其实，也没有这种必要，最为我们所关心的，首先应该是惊雷本身。

但是，我们还应做进一步的思考。惊雷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天文现象，但是，它的基本成因，它的真正后果等，却不是单靠感官，靠听觉或嗅觉等所能把握和说明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勃兰兑斯的根本缺陷。

在致尼采的第一封信中，他写道：“一种新的创造性的精神从您的书中向我吹拂。”在本书第一部分结尾处，他又写道：“我之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尼采，首先是由于斯堪的那维亚文学在一些观念里生活得太久了。……似乎那种构想伟大观念的力量正在减弱，甚至对这些观念的接受力也在迅速消失。……我相信，我们应该再次接受一种活生生的思想（指尼采的思想——译者）。”然而，哪里是这种“精神”、这种“活生生的思想”的本质之所在？这种本质与其特殊表现形式，即尼采就许多个别问题的实际论述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一类问题似乎都离开了勃兰兑斯的视野。他向我们叙说了尼采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诸如文化、历史、道德、民族、甚至妇女等等。但是，在读完所有这一切后，我们依旧

难以对尼采的学说形成一种完整的印象。可以这样说，勃兰兑斯的这本书恰好象是一座没有宙斯的万神殿，一个没有太阳的太阳系。而他本人，也如同一位奇怪的探宝人，他发现了金币，却又找不到一条金线，无法将其统统串联在一起。

勃兰兑斯的缺陷，部分地反映着他那个时代的局限。许多问题尚处于成长阶段，层层迷雾还继续笼罩着尼采的著作，他常常是在雾里看花，因此，不能不“隔”。但部分地也是由于他仅仅习惯于一种认识工具，换句话讲，他仅仅乐于从文学的角度理解尼采。在我看来，这问题的后一个方面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了理解尼采，我们同时需要一副哲学的双翼，一种哲学的透视力，从而飞上一个更高的立脚点，审视全部西方文化传统，确定尼采在其中的地位；检查尼采的时代，以及推动他进行思考和创作的各种因素。

### 三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德国一个虔诚的新教牧师家庭。童年时期，他完全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关于这一点，他的妹妹弗斯特——尼采曾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

“一天，正当放学时，忽然下起了大雨，我们朝学校走去，想接一下小弗里兹<sup>①</sup>。所有的孩子们都发疯似地朝自己家中跑去。最后，小弗里兹也出现了。他慢慢地走着，帽子遮盖着石板<sup>②</sup>，小手绢又盖在它们上面。……当妈妈催促他赶快回家时，浑身湿透的小弗里兹却一本正经地答道：‘但是，妈妈，我们的校规明文写着：在离开学校时，孩子们不得在街上乱奔乱窜，他们必须安静地、举止文雅地走回家中。’”<sup>③</sup>

但是，谁也不曾料到，这位曾经被同学们戏称为“小修士”的少年，在大学毕业后，竟成了一切清规戒律、一切基督教道德信条的最暴烈、最肆无忌惮的破坏者。

尼采并不是一个脑满肠肥、昏昏欲睡的寄生虫，也不是什么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就其阶级属性而言，他倒更加接近卢梭、西斯蒙第等人，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思想家。推动他进行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大工业生产和当时的欧洲文化氛围下，“生命是受病了，它病于工艺及机械主义之破坏人性，病于工人之

---

① 尼采的爱称。

② 旧时德国小学生的书写用具。

③ 弗斯特—尼采(E. Förster—Nietzsche)：《尼采的生平》，英译本(1912年)，第25页。



非人性，病于分工之经济学谬见”。<sup>①</sup>同时，他在自己的理论中许诺，要“改进人类”。抽象观之，这一始一终并无特别新颖之处，抛开字面的分歧不谈，19世纪欧洲的哪一位伟大批判家不是将自己的学说系于这两端之间呢？但是，具体地看，这些批判家们却各有各的联结方式。使尼采之为尼采的，首先不是什么“改进人类”，而是怎样改进。

文化问题，包括“文化”概念本身，是尼采的注意中心；而基督教文明及其传统，则是他的主要攻击对象。在他看来，今天的欧洲文化状况其实是基督教文明的必然结果，是对于古希腊传统的可耻倒退。他警告人们，整个欧洲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或者听凭基督教的毒汁继续浸润每个人的心灵，从而使其日益萎靡、颓唐，成为一群由牧师驯养的名符其实的羔羊；或者抛弃十多个世纪的传统，重新衔接起因基督教之崛起而断裂的古希腊文化之桥，让一股澎湃的生命之流再次涌满人的周身，使他成为独立的、活生生的、桀骜不驯的个人。也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他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宣言，从而继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之后，开始了对于上

---

<sup>①</sup> 《看这个人》，第5章，第1节。